



玉溪集
利

狀啓劄疏

論奏雜書

序記

16
2332
3



門
號 2332
卷 4-3



王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狀

辛酉歸養疏

伏以君親一體忠孝無間夫生育我者父母而食養我者君也家焉而主息國焉而主義未嘗有輕重之殊而如或孝有不及而忠且有待事親日短而報主日長則古之人亦必於是而知所處矣况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聖人之教必自孝悌而推若不圖報所生而所厚既薄則凡百所為乖舛失序况望其事君而從政也哉臣受性虛弱少嬰疾病屢瀕於死賴



王澤集卷之四
臣母辛勤調護僅得生全及年六歲時父又見背臣
母零丁孤苦日夜撫養臣身廢幾其成立臣雖既壯
母常嬰撫而孩視臣若有出則朝而倚門夕而倚閭
夜而不寐口未嘗捨臣念未嘗忘臣不願頃刻離也
夫人孰無舐犢之愛而臣母則特甚焉孰無劬勞之
思而臣身則實倍焉臣本無狀雖不能養之如古人
事之以古禮而以臣母不願離之情不忍負也故臣
於未出身之前出入不敢踰時游學亦不得稍遠平
生歷時而不返者唯一度食泮之外臣無有焉耳且
臣母孤孀殷憂遂以成疾常患偏頭之病痛不可忍

乍寒乍熱目眩心悸一日之間沉綿危急不能省事
小發則易歇重發則久苦平居調攝稍乖輒發寒證
一瞥之頃呵欠無數有不忍視舌上生瘡如豆食飲
難下久而後間間而復作無數日之寧康如是者已
三十年餘矣臣母之病如是念臣又如是故辭朝
歸省臣常多馬又不得及期而返仕者亦至再三誠
以情勢迫蹙不忍捨離此豈臣之所自安哉臣母年
今七十二歲去年又喪臣妹摧傷痛念疾病沉綿氣
息奄奄與死為鄰且自數年以來每於夏間增劇事
幾不測及臣聞病奔還則或得稍蘇當其危劇之時

以臣母念臣之切其情為如何而臣則不知其然遠
在千里之外飲食言笑揚揚如平時如此而或有終
天之痛則臣亦何以為生也臣以孤寡餘息生長草
野叨被 聖眷出入 經幄近侍之列歲再寧觀榮
耀鄉閭臣母感幸之情固未嘗涯涘而唯以遠離為
憫每臣之告行也輒語臣曰汝承 天寵如此 上
恩雖罔極吾之餘日無幾而不得共居相養以生其
終何如也臣每聞此語未嘗不摧骨殞心而繼之以
泣也况去年夏臣聞母病蒼黃疾馳數日而至鄉臣
之素患脾證因此增甚脚又中濕行立未健而卒有

不意之 命驚惶感激黽俛赴 朝旋入政院朝夕

巖陔之間積勞成熱勢轉危急卧吟旅舍日極南

天臣母又聞臣病日夜禱天祀手母子兩地情不忍
言當是之時人皆謂臣必死而卒荷 天恩得以復

甦扶曳拜 闕昇輦南歸調護數月以有今日然脚

膝麻痺常如蟻行外降階庭亦或扶倚伏熱又在臍
間稍動輒發方期攝理有以自保而又有 召命之

下感涕憂惶不堪寧處臣母亦患前疾僅離床席而
臣輒告行則反憂臣病未瘳且念前冬之事追挽泣

別自臣之來臣知臣母之不安於寢食而加疾也臣

愚陋空疎稍無可用之實六載近侍碌碌隨行無一
毛裨益臣之不忠負國極矣若復貪戀 恩寵負此
老母之望不得終養卒有不幸之變則不孝又大臣
之母子死亦不得瞑目矣臣謹按大典內親年七十
以上者一子歸養臣之乞養亦為晚矣在 祖宗朝
侍從之臣親老在鄉者相繼乞養 聖明皆許之而
無難近年以來親老在外者無幾故無有以此乞歸
者臣亦感激 恩眷悶默不敢發今則臣母老病危
極所不忍暫離故乃敢流涕瀝血而陳之如臣之情
勢不甚迫切則臣之新受 罷命纔過一月赴 朝

亦僅旬有餘日何敢冒昧而陳乞哉伏願 殿下俯
察臣情許令終養俾遂終天之願則於微臣母子幸
甚於 國家孝理幸甚瀆冒 天威死罪死罪臣無
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辛未乞養疏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有懷必陳有思無隱雖
至於哀曲之私亦不得以不達焉然其勢非甚危迫
窮蹙之至則安敢冒昧而陳乞哉臣之母今年八十
有二歲少多疾病僅得調護以至於今氣息奄奄死
亡無日此豈人子遠違從宦之時乎臣於 先朝猥

玉海集卷之四
廁銀臺敢將微臣母子相依不得遠離之狀陳疏控
籲即蒙 俞命臣之不仕于 朝已十一年于茲而
其間只以吏曹參議謝 恩來京纔一兩月而已在
當時已不得游仕况於今日而能安之乎臣於前冬
十二月初受 召旨駭慄罔措義當疾馳赴 命
而適母有寒疾不敢捨離艱關保護乃得決行臣之
稽誤之罪大矣而母子相離憫迫之情亦復何如哉
臣來都下供職今纔經月而僑寓寒齋鄉音屢絕
每念臣母今日安否何如而明日又復何如朝為而
如是夕為而如是寐而魂驚食而忘味心煎腸迴慄

慄乎若無以度日而臣母亦自念桑榆已迫莫保復
更唯恐臣之不在其側而死憂慮萬端將至增病臣
之情勢豈不狼狽哉臣本愚陋懵識碌碌在 朝無
一毛裨益而顧臣一家之私則事勢之迫切有如此
者臣既負忠於國矣庶圖終孝於親此臣一生區區
之至願也臣自 殿下臨御以來身常在外今幸三
侍 經幄得近 耿光言語澁訥雖未能披瀝情素
以達 聖聰而犬馬微誠有不勝其拳拳焉今之遽
請退去豈臣所欲哉特以報主之興事親為日有短
長情隘計感乃敢瀝血流涕而陳之伏願 殿下察

臣至情 特令解職歸養俾遂終天之願不勝幸甚
臣無任憫迫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再辭副提學疏

臣伏觀三月十九日有旨不許臣解職之懇反加
諭召至有副命之教臣不勝感涕震駭之至誠
不知其所以自處也然微臣情勢極為狼狽前後疏
狀皆已具陳以殿下之仁孝明聖想已洞鑑而無
餘矣使臣可以離母從仕則何敢初膺召命奔赴
闕下纒踰一月而遽即陳疏控乞裁又安敢受告
南歸別戴寵恩而妄以卑秩之官自托於近侍之

列退處私室冒死狀籲忒臣之母子迫切之狀臣於
先朝亦已疏陳縷悉得蒙允俞矣今復以螻蟻
微情更瀆宸嚴誠知其悚惶不敢而亦不得終已
庶幾天日之明有所照臨而矜許焉臣母今年八
十有二歲受性羸弱夙嬰風疾又日孀居殷憂展轉
益甚遂為三十載病床之人而幸以年齡稍延之故
艱難調攝得有今日初非精力完盛強健可恃而然
也且其詆犢之性最異於人臣或朝暮有出猶極門
閭之望心口不暫捨寢食不暫置反有如嬰孺之慕
父母故臣少昔游學而遠離踰時者纔一次耳中年

仕朝而退居之日亦常多焉非臣實有孝愛而然也誠不忍於負母之望耳及今年迫桑榆累經憂患心慮喪失精神虛弱准知其不願離耳寧顧其他哉故前冬之辭去也攀挽悲涕依依而不忍捨則臣雖論以大義不敢不行而其情勢之難處為何如哉自是以來寤寐耿耿思念鬱鬱無有一家患故夙瘡日見復作頭疼心熱眼赤耳聾痰喘常極夜不能眠昏眩時發不能自定食飲頓少肌膚盡枯如此而能冀其久於世哉及今日再命也雖臣自揣不堪慙惶震懼之至以母子常情言之則未必無榮感之極而反且

驚心駭目遑遑憫憫若無所憑依攀挽依違之情有甚於前日則臣於是時其何以自決哉使臣母年毫不至如此之甚而疾病之來偶乘氣血之虛則母子遠離之情固所當然猶可不逆其不虞而待其調攝可以行矣今也事勢之危迫如此明知其增患添證之故而忍而赴朝因循時月之間事或至於不勝悔則臣雖得一時奔命之義而永負一生終天之至願矣其於輕重一體之義何如也籍令臣進而有所裨益然臣之不得游仕決矣不過旬日輒復如前求退則徒使臣負慙道途致煩郵傳或終於顛仆而

已於國家何有哉然臣非敢預慮如此而圖為自
安之計也自聞命以來臣之出入省視欲行未行
者為如何而終不得不冒萬死控瀆臣之情事豈不
危且悲哉伏願 殿下曲垂軫惻許令解職終養使
臣毋得延朝夕之命死而瞑目則臣不勝萬幸抑念
臣蠢愚鄙拙無一善可取少而失學長又纏疾僥倖
決科扶曳仕班自知其無所為於世久矣十數年以
來以母老之故依國典乞養而猶蒙收錄連作州邑
以病癰衰邁之身困簿書煩囂之務舊學頓忘昏課
益甚慳慳然一庸人耳不知何故而久竊非據遲留

歲月祈籲懇迫而尚無 俞音也臣知其灾咎之至
也無日矣然既辱 寵厚不敢輒自踈外欲有所附
獻何足以備清燕之採擇哉臣伏見 殿下作其即
位勵精圖治未嘗不以古昔帝王自期凡其設施荒
令之間無非可以警動一代之耳目者而自頃以來
寢不如初常有謂古難行之規切切於近規拘拘於
守常不為宏遠久大之圖而率有牽補架漏之習因
循度日治無成效此豈一國臣民翹首顙望之意哉
孟軻曰不以堯之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宋臣張載
之言曰為治而不法三代則皆苟而已矣夫今人而

望克舜叔季而視三代豈不大相遼遠而為治者必
以是自期為學者亦必以此為法者誠以不如此則無
以標準期的而終不能奮發策勵以至於光明正大之
地也竊觀今日 國家之勢如人有重病無一毫一髮不
受病痛沉痾積疢之弊有非一言之可盡而廟堂之籌
畫廷臣之陳啓者無非興利除害之方安邊養民之術
也何待於微臣之煩論乎至於致治之規模進學之條
目則 聖學既已至於高明而為夙夜緝熙之功者無
非六經語孟之書周程張朱之言也亦何待於微臣之陳
說乎 帷幄之中朝夕諷議者雖其所得或有淺深之

臣自辛未以來將臣母老病奄奄之意累次陳達前
後疏狀已盡無餘今不敢更瀆 天聽 臣母若過旬
有餘日則為八十五歲遠離千里之外何能堪忍於
頃刻之間乎臣之始乞歸養在於辛未年中及今十
數年之後其可曠晨昏而後寤乎親老歸養月在
國典臣是何人乃獨冒法忍情貪戀 寵眷以負私
恩乎臣之愚陋不堪任使之狀 聖鑑固已洞照而
今來供職碌碌隨行無絲毫裨益於 國家何必棄
此罔極之情以傷孝理乎臣亦犬馬之齒已迫暮暮
一生抱病僅綿喘息自經前後大病以來益復萎頓

殆不堪支存非情勢迫不得已則臣來都下纔滿一月何敢復為衝犯風雪冒死南歸之計乎伏望聖慈察臣至情臣本職及無帶同知春秋典設司提調等項特命鑄造許令歸養俾遂終天之願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謹承死以聞

辭禮曹判書疏

臣盧禎謹齋戒薰沐拜手稽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帝王之用人也量材而授官度德而任職大以處大小而責小高下各適其兇輕重咸稱其能故有以成國家之務而措世於隆平其間或參之歷試較

異而其言則皆聖賢格論也所陳者皆古昔帝王之道也一殿下苟以事必師古為志而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先王之為必可行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而又必委任賢相選用人材以經緯錯綜於其間則允 殿下之所欲為者無不如志而國家之弊亦何難救之有哉況其清閑之燕講明聖賢之旨者無非今日可行之實而惟懼勸陳之說亦不為空言矣苟為不然而先有主張之意以為古道今不可行也聖賢之言亦不必盡師也允政事設施之間必以合於時者而從之諧於俗者而用之協于心者而行之則終至於委

靡顏墮日趨污下而國家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在
今日游心典貢者終不免空虛無用之歸而開筵講讀
亦祇以備故事而已何補於國家之治哉大抵國治必
以稽古為先而世道之外降何似之污隆雖不免彈張
消息無時損益而其所期望而準則者當必在是矣
古人有言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安有推一等而讓
別人能有以成一代之治乎臣於前日忝侍講筵
之列粗發其端而未能究其說故並以此為獻臣
無任瞻天望聖切迫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癸酉請歸養疏

其資望引以歲月以次升而用之此固銓叙之例所
不得不爾而如此然後能不駭於觀聽當之者亦無
愧矣苟為不然而不考功能登擢無漸不問才否輕
授大任則拂人心乖政體其弊有不可勝言而上有
舉枉之失下招覆餗之災何能免交病之譏哉如臣
者素嘗學術全之材望闡章駑劣無一事可紀謀養
竊科幸厠周行親老身病連任州邑仕朝日少退
伏居多未彈夙夜之勤又負陳力之義其為後品亦
綏數年而實仕未准十朔不知臣有何才德而遽膺
寵擢有何勞效而躡升列卿乎臣自聞命以未瞿

然心悸慄然目怵寢食俱忘慄慄乎臨淵而履冰若不可生者臣胡顏濫長大部當掌禮之責臣何心比肩者舊冒衆笑之恥哉不特此也臣於去年春得疾非常困苦彌留三被除召而未獲赴謝及至長樂輟朝 聖孝罔極 因山已卜百僚攀號而牽迫猜私尚稽奔臨重負 先朝之殊眷大虧臣子之至情啣哀負罪甘心萬死奈之何誅殛不加而 罷命狎至瑕釁全匿而 隆召遽及乎微臣一身雖被顛陪萬不足恤獨不為 朝廷政體惜耶臣聞古之君子有量已而後入者亦有嫌於辭受之義而難進者

如臣者誠不足以及此所當聞 命即行庶幾無負於不俟駕之義而有以自安也茅以臣母今年八十六歲老病危憊之狀前後狀疏亦已具陳而越在前歲臣之一家長稚之喪無慮五六遭畢竟有一身不克終養以死母常捏骨摧心痛毒不解及今春夏之交日仍成疾危如一髮歷月踰時幸得稍蘇自是以來耳聽全聵精神亦喪肌肉消盡皮骨凋枯有不忍視今復兼挾暑毒陋疾又作食飲全廢奄奄床席僅有縷息而家無井臼之操冷切杖杜之嘆晨昏寢興之節在臣焉菽水調供之宜在臣焉臣於是時何悲頃

刻捨離乎况臣之夙患四肢之病雖稍差間而尚未
快利熱渴消渴之證到今夏亦劇一日飲水常不下
數斗稍或運動發作無節大馬之齒已復衰邁牙齒
盡脫精力虛乏矍然一瘡老之人耳今若奔命以
行則決不免顛仆道途幸而蒙天之福將至闕下而
脫有母病危迫之報則臣何能疾馳回省如昔日之
為哉臣受非常之命萬不暇顧私而思情切迫誠有
所不忍廢絕者臣於今日省母願已出入徧徨不能
自決者為何如而其情勢不亦危且急哉伏願 殿
下念非材不可以大受察微臣長短之危懇 亟收已

成之命改授賢德之人 許臣仍前秩終養俾遂為鳥
之私則臣母自今至死之年實 殿下之賜而於國家
政體舉措不亦萬幸乎臣猥以無狀濫蒙 兩朝恩錄
馴至二品之列雖材識綿薄未效涓埃之報而區區
願忠之志天日照臨頃歲之乞養辭 朝也伏蒙 殿
下溫辭慰諭申之以忠誠無間遠近之說 曲賜丁寧
臣於此銘心鏤骨尤不勝感激眷眷之至身伏衡茅
心馳 魏闕思欲一貢聲馨之言以白愚衷而經年
抱病又仍喪患心思荒憤精神昏瞶含意未發以至
今日臣之罪大矣况今籍軍再舉而南方罹水火之

五溪集卷之四 十三
厄虛簿雖成祇益民散亢旱方極而左界尤被其災
野無青草望失西成民之生理不忍覩聞豈無一二達
於軒陛之下者哉顧臣迫於祈籲私懇煩瀆支離以
至於此不敢復為蔓說以溷天聽竊伏聞 殿下今
當 大喪誠孝之篤爰出前古 卒哭已過而 哀慕
如初 毀瘠既極而尚斥滋味雖百僚廷籲庶官務
廢而猶執 天性牢拒不回臣固知 聖資之高明孝
思之周極欲一洗後世之習務遵隆古之制也 殿
下此心豈但能行喪制而已哉推是一端益信其大
有為之志矣雖然臣嘗考諸禮傳有曰居親喪者若

有疾則暫須食肉飲酒又曰素食不能下咽者可以
肉汁脯醢助其滋味匹夫尚且如此况人主富有
國之奉居養自別乎臣忝侍 講筵知 玉音未亮
為日已久私憂過念實常在是此豈無受病之處而
稟氣之清粹亦未盡十分深厚也抑又聞 亮陰
之中脾證屢作 送臨之日血唾亦甚茲非有疾而
何哉一依禮訓勉遵 列聖之遺制誠不害於 大孝
矣臣固知 殿下至性天篤不暇自念其奈 廟社
百神之顧托何哉臣僚億兆之屬望何哉 殿下之
意未必不曰試觀氣力之何如而或為之所嗚呼

殿下一身豈姑為嘗試而不致自重者哉若此不已
因仍時月之間或有微愆細恙之不及悔則雖盡孝
於 先后而 祖宗在天之靈必致隱戚於冥冥之
中矣其於輕重大小何如也臣雖普識嘗讀古聖人
書豈不知達喪之不可廢而無貴賤一也之義哉又
豈不知 殿下誠孝之無窮而思所以將順其美哉
在廷臣僚之意亦皆在此而特以事有輕重理宜變
通不勝懇迫之情雖坐古人諂諛之議而不自知止
者也為今日計則宜莫若 造御滋補之味道迎冲
和之氣由養身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

遜軌勿狃近規之因循講學必要其窮理而不務該洽
進德必期於誠一而不容作輟懲忿窒慾而勿形好惡
之偏開心見誠而務盡臣隣之情毋恃獨運而輕一世
之士毋作聰明而兼庶司之務優容讜言而恢聽納之
量敦尚風節而振頹靡之習嚴宮壺尊卑之分杜近習
浸潤之漸明賞罰而絕僥濫息貸之私整紀綱而無縱
弛姑息之弊用賢而勿有間任相而責之專毋進銳
而退速毋始勤而終怠至於發政立事之際則求三
代盛時之法意而師準之採歷代弼士之論奏而施
行之斟酌損益與時宜之使治道之盛一出於光明

純粹而為太平萬世之基則 殿下之致孝於先
王先后者實在是矣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懇
迫之至云云

四館論復兩宗疏

臣等頃以兩宗之事累日伏閣抗章論列而未蒙
俞允冀率效忠及至大臣倡諭百僚抗立朝廷則臣
等位在下賤不敢別為疏奏以瀆 聖聽而 殿下
執之愈堅拒之愈確至于今日而未已則臣等不勝
忠愛憂憤之誠乃復求畢其說自納於不測之誅伏
願 殿下試垂察焉夫異端之害道與夫事佛無益

之說允儒論之詳矣前史記之備矣而 殿下之所
明見也復兩宗而不能矯其弊補軍額大小臣僚以
至韋布之士交章論奏纖悉明白亦 殿下之所洞
照也雖 殿下初豈不知其然哉特執此而應之以
為拒諫之地耳如此而必欲為此者臣等固知 殿
下之心未免動於因緣禍福之論惑於壽富安寧之
說欲試用之以收萬一之效耳臣請因其說而證今
日之事以明其必不然也夫釋氏之為教雖曰左道
其所以為說者一則曰清淨寡欲二則曰離塵絕想
深入山林耐苦修行不為事物所侵亂者乃其家傳

守之法則今之謀出世間誦經試業者乃其道之蝨
賊也標名決科徼利希寵者亦其家之罪人也且如
其神尚存其鬼有知則必將聞此舉而賤惡之何有
於錫之壽富安寧之效乎其事之無據其制之無稽
如此而殿下之必欲壓廟筭排衆議祖宗之所
遺悔而必復之中廟之所已廢而忍反之亦獨何
心哉殿下累教之曰此但復舊而已專治吾道則
何害於治乎臣等之惑溺甚焉大抵人主一心衆志
之所趨微有所向下必靡然而從之其輕重取舍之
際尤不可不慎也况異端之術愈迫猶狼豕之於嘉

穀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理之常也今為此崇
長寵異之計而使大臣勤悴於夙夜百僚遑遑於外
廷臺諫欲去而不恤學舍已空而不顧庶務曠廢禮
刑不舉下民冤號群情汹汹踰月歷歲尚不惕悟其
封殖異教也如此其至沮抑聖道也如此其甚至以
儒士之號呼相散為不足慮而曰專治何害何殿
下之不思至於此極也如不念此機而亟反之則後
雖欲專治吾道而復為國家計必無及矣若曰今姑
為此而已後無崇信之事則亦無害也云爾則此尤
不可時君世主孰不知亂亡之可惡而類皆不免者

皆由於一念之何害一事之姑為自 殿下即祚以
來衛護陵寢之 命纔下而旋起淨業之役淨業之
後未畢而兩宗之 命又發若此不止日長月滿又
有逢迎而從史之者則其崇信之事荒惑之迹能保
其不如後之笑今猶今之笑昔乎人心操舍之無常
聖狂轉移之可畏可不惕然而深念之哉殿今 殿
下之拒諫益牢而廷臣之進言愈切拒之愈確而爭
之彌力 殿下必有自勝之心而未必不曰身為一
國之主豈必唯下之從乎嗚呼言之者不止冀 殿
下之或悟而納於無過之地是 殿下之幸也若一

朝快從群策幡然改之則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而斯民受其賜斯道蒙其福矣如或執迷不悟愈
以愈甚館學之士先去而在廷之臣又不得一一伏
死含吁噴塞而退則是知其終不可言而歸之於無
可奈何 殿下雖遂自用之私而其為邦國之不韋
可勝言哉伏願 殿下廣慮之亟正之以快臣民之
情不勝幸甚臣無任仰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披肝瀝血以聞

再疏

臣等陳疏累日 殿下至無所答攢億抑塞不知自

已不測之誅無所逃避 殿下不加之罪反賜 温
諭丁寧曲折臣等庶幾其回 天之有望蹈舞欣躍
乃復瀝情陳悃以異其說焉 聖旨有曰此寺非予
所近創彼奉先奉恩 今一朝
而撤之則

臣等亦豈不知

殿下之意止於如此而已但 陵寢有其所祀典有
其舊 殿下致永慕之情者捨此而亦有其地則豈
必於諸胡鬼之言黷于 明靈然後為孝乎借使
祖宗有安於茲無賴緇徒窳穴于此肆惡無忌一以

病齊民一以蠹國政則 祖宗在天之靈亦必厭惡
於冥冥之中矣今欲守其非義之祀而貽國家無窮
之患則雖奉 祖宗之道至矣不可謂之能奉 祖
宗之心也大抵 祖宗之事久而無弊則為後嗣者
固當遵而勿失若因循積弊有妨於政治則豈可以
非予之所為而固守其弊之當改者乎孔子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釋之者曰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然則善繼善述之道在於非之能改弊之能易
而已不必膠柱鼓瑟 弊必守然後為能承祖訓
者也 殿下何不深思之乎且彌牌一事初出於奸臣

誤國之謀則彌牌乃奸臣之彌牌也非 殿下之彌
牌也今以奸臣之倡議而收之則是革奸臣之謬計
也於 殿下有何失信乎况蠢彼斃首時此為虐靡
所不至則是僧徒先自負 殿下非 殿下失信者
且使始之頒牌議出於 殿下而收之者雖大失信
今僧徒之為惡極矣而生民之見逼莫此為甚則失
信之害害之小者也生民之害害之大者也欲守其
一時之小信而不念生民之害者其於輕重何如耶
大臣不知此義持起不決謂給牌輸勞踰年還收似
近失信欲使 殿下斷之 殿下何不深察其利害

而徒斷此不決之辭欲終始無改乎古之為政者左
右皆曰可也未可也諸大夫皆曰可也未可也至於
國人皆曰可然後行之今六館之士合辭上章伏
闕未已則是國人之議也豈可以一大臣之言而輒
廢國人之議乎伏願 殿下更察芻蕘之說詢于朝
廷博采衆論 亟下收牌之令以為斯道吾儒計則
非徒臣等之幸也抑亦國家之福也謹昧死以 聞

弘文館劄字

伏以人君之出言行事固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而
一國之人莫不聞之一事之作而一國之人莫不知

之史又書之于策傳示萬世美刺隨之勸戒昭然其
不可輕也明矣小事宜然況其國家大體之所繫者
乎臣等伏見近來 備忘記下諭之辭嚴明纖悉雖
臣等知其出於通上下之情而成一代之治者也况
今大臣之是非諫官之得失 聖鑑固已洞照臣等
不敢復有所言然大臣股肱之任也待之必敬任之
必誠其禮不可不重也諫官耳目之寄也固宜虚心
聽納言或不中而亦當優而容之不可輕以去之也
况為進人才大臣之責也直言不諱諫官之職也今
殿下以為賢付之大臣而所薦若非其人則勿用可

也豈可以謬舉之事言語之煩輕視大臣若此之甚
乎責以盡言而言不可用則勿聽可也豈可遽以不
慎言為罪而至以狂誕目之乎諫官之慎言非國家
之福也包容狂直古有其言則狂之一字无非所以
施諸諫官者也今此一事所係甚大臣等竊恐自此
而大臣有狐疑之心諫官皆以言為戒而終至於國
非其國矣然則 殿下之所以欲其通上下之情者
適所以致上下之疑也大抵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人君之道當法天而已允發言行事之際
必皆含弘光大泯然不見其迹可也若皆暴露宣揚

使人人皆得以窺之則恐非王者體天之道也
啓

請還叔趙憲推考啓

為治之道惟在於來天下之言而人君之德亦以舍
垢匿瑕為先故古之聖帝明王於群下之進言雖或
不中亦皆優容嘉納不唯不之罪反或褒賞而使之
盡言豈非後世之所當法者哉今者校書館副正字
趙憲因弊陳疏以字行高下之違格指為簡慢不敬
直下推考之 命憲以卑微末官目覩弊事至於陳
疏其意誠可尚矣祇以新進之人不知格例致有此

失豈可因此細事而至於 命推不加優容之量大
示弛弛之色乎自非大無道之世則封章獻疏者相
繼不絕雖或不識時宜徑情發言有非可以一一施
行者然草野之言論閭巷之弊癘無一不達於 冕
旒之前靡有遺隱其所關豈不重且大哉近年以來
寂無此事雖下求言之 教未聞一人陳疏獻言者
此衰亂之事而大非國家之福也今若以此而推治
則孰不曰以言得罪而終至於戒言諱言矣請還叔
趙憲推考之 命以廣言路

請 贈諡李退溪滉啓

王者褒獎忠賢之舉必由於深誠而或出規例之外
激賞勸勵之不暇然後可以新一代之耳目而有風
草擇鼓之應其所聞不既重乎卒 贈領議政李滉
篤信好古之誠難進易退之節求之古人鮮有其比
而其發揮義理羽翼吾道之功實東方所未有也不
待行狀欲速 贈謚公論之發固非偶然而諉以非
恒規不即 命施 殿下操取世之柄於此一事而
豈容拘拘於規例哉大抵近年以來每於獻議連白
之際必求舊規違難不決若事在傳久必須難信者
已至於小事亦莫不然故雖在行之殊無風力而群

下未允 上意之所在多有疑阻顧望之端苟豈細
故執請滉 贈謚巫 命施行以勵世道

拜辭大司憲 啓

伏承 聖批命之加留盡陳輔國之策 聖度包容
不遺滓賤之臣猶有眷眷責望之旨至於此極臣不
勝感激繼之以涕也臣雖無扶累蒙 恩眷收召不
廢至寄以風憲之長豈不思竭盡心膂報効萬一事
顧以性識庸下又乏氣節悠悠碌碌苟度時月上頁
一聖眷之隆下辱名器之重臣之罪大矣而常日夜
憂惶愧慙不知所自處者也然既辱 恩命以來纔

一侍 講筵言啞氣短不能敷陳時弊少白誠懼而
夙夜供職猶未滿一月臣亦何心遽欲辭歸乎煩貢
情私累瀆 天聽臣之所以不安於心遲徊踧踖者
亦幾何時也特以情勢迫切不能忍留從仕念短長
之義不得不呼籲至此伏願 聖 賜允俞俾遂微臣
終養之願以敦 孝理

狀

辭同知中樞府事兼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
事典設司提調狀

臣於前年冬受由下來未浹一旬卒遭風疾絕而復

甦手脚孿縮拘悉可驚可愕不可名狀調治累朔大
槩差減餘毒猶在運用步趨尚未快利燥熱引飲之
證勢甚非常展轉彌留但夏步秋始得稍歇累蒙
除命不得疾趨謝 恩迹近逋慢罪合誅殛日夜憂惕
不遑寧居踰伏遠鄉最晚得覩故目去十月二十三日
以臣為兼藝文館提學聞 命以來震駭縮栗忘寢
輟殮不知所以自處竊伏惟念本館職掌制撰辭命
允其事大交隣文字修潤之事大提學實主之有故
則本職亦有代掌之時責寄之重固不可言自 祖宗
朝以來必遴選文學詞藻卓然負時望者而授之如

臣者才識淺短學術荒疎僥冒科筭幸廁朝行素不習詩句翰墨之事蹇鈍陋劣無以自比於儒紳之列堂堂國家斷不可以此重選輕授非人使之在外竊銜以玷辱名器臣又忝無帶同知春秋館事已經一年其叅掌史事之重姑置不論亦列於館閣堂上允講選史才課製臣僚輪試儒生之時亦皆與聞貧數不敷常患闕乏今者在廷臣僚不為不多亦不可仍授遠外之臣瘵曠厥官臣又伏聞典設司諸貧亦有付祿適兒以臣忝為提調不得磨鍊薦杖之故經年不得受祿呼冤無所至發於經席之論臣於此尤不

勝驚殞踈踏之至餽廩稱事著在經傳所關亦重况一貧之苦倍蓰他役今者由微臣而久廢勸功之典不恤疲人之困亦非細故臣常居外野仍帶朝銜夙夜兢惶不敢自安前日累次辭職狀啓之時雖並提調乞免臣於前冬暫竊本司職名實不知有此事迨然丐請不為詳列陳達以至今日臣之空疎荒繆不堪明時任使舉此一事可知且臣非特身病為然母今八十五歲老病深痼加以今年以來喪患荐臻不止一再畢竟只有一身而不克終養以死母常拊心搥背淚日不開僊卧床席朝不保夕臣之趨朝供職

固不可期臣之本職及無帶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典設司提調並以俱 賜鑄免使得安心終養云云

辭吏曹判書狀

去六月二十七日伏覩 恩旨除臣禮曹判書斯速乘駟上來臣聞 命震駭措身無所思即奔走祇謝母病情迫不忍捨離謹已具疏列控仍送本道監司處使之轉達本月初五日政又以臣為吏曹判書臣之駑劣蹇淺之實舉世皆知之愚陋空疎之狀 聖鑑亦已洞照不知何故有此非常之 命稠疊連仍

感激聳懼忘廢寢食益思奔赴 闕下瀝血殫誠懇陳乞免之私少安情分而臣母前患陋疾始挾暑毒之冒風寒輾轉彌留喘息奄奄備卧床席朝不保夕自念 聖眷罔極不遑寧處情事所迫不忍決然違去憂惶踧踖計不知所出冒死控懇帝鑒 命臣又伏念銓曹長官之職即古之冢宰責鉅任重係時輕重擇而授之尤所難慎自 祖宗朝以來雖已陞正品之人必待歷試久而乃授其意固非偶然臣是何人叨膺 新命未及赴謝旬日之間又復授此重任大乖政體致惑聽聞微臣一身固不足惜唯誘沓

至嘗學日興將無以自立殊非 聖朝重名器處臣
鄰之義借令臣可以進仕臣之出身年紀雖久在外
日多仕朝無幾凡人物賢否官僚怠恪全未知聞惜
無藻鑑甄別無由以臣當此銓衡之任猶責瞽者以
辨五色斷不可少稽鑄免致誤國事臣之新授本職
適差資憲重加以改正詮次 善啓

祥後服色議

臣盧禎等議五禮儀於大祥之後用白笠而國俗則例
用黑笠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吊冠猶不可用玄喪畢
之初斷不可純用黑色而國俗之用黑不知何所據

也白笠則乃是時 上之制所當遵行但喪制宜
以時漸殺古者小祥尚有絲緣之制則其不可純用
白色較然矣况詩所謂素冠者乃是白經黑緯則此
亦不用純白之驗也朱子家禮取司馬公黻紗幘頭
以為定制其所以酌古今之宜為後世法程者固非
偶然臣等之意以為笠子用黻色為當伏惟 上裁
書

答李龜巖剛而書

今論格物之說非智寺所論也曾與吳學正健語此
吳問業於退溪稱先主之說曰物格云者物無自格

之理必窮之而後至其極則當與格物同釋而於其註
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者亦當著於字之義而讀之既
有處字則不可不著於字之義云至於上註格物之
釋欲其極處無不到之言亦當如是看到字即格之
義也云鄙意以為物格而知至云者并下六條目皆
以功效為言而其命辭一例獨於此釋以格物之義
而與下句文例異者殊為未穩且補闕章以表裏
精粗無不到為此謂物格則於此亦以於表裏精粗
無不到而為義耶無不到之義三處皆同不可隨處
而異視也且既云窮至事物之理則已釋格字之義

而欲其極處無不到云者即下註物理之極處無不
到者也而有若收拾此言而解之也如致知之解推
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者亦以下註吾心之
所知無不盡者而為解也且以到字但作窮格之義
則似非表裏精粗無不到之義無奈稍為歇後乎大
抵物格云者格物而至於極則凡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之謂也即今論程子所謂事理盡者也非初無
用力而物來自格云耳鄙意只如此吳猶以為先生
之說不然故心頗疑之然以僕鄙淺之見非敢執異
於先生之說而若有所爭衡也不知緣何轉傳至八

於令聽也即承詳示之教故不敢不略陳如此惟令
察之吳之言曰先生於補闕章表稟精粗則不可若
於字之義云非特吳之言為然杜汝莘吳實亦
親聽言之
如此耳

答李龜巖別紙

喪三年祭不祭自有朱子定論但其間曲折果如令
示然正祭三獻受酢既非居喪所宜行則豈可以常
祀必指為正祭而一依禮文行之乎但其四時祭日
之者似為可疑抑或以俗節薦享為言而文字之
間偶然如是耶是未可知也然其曰以衰服特祀於
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云則四時正祭不可不行

於几筵此必指為俗節薦享斷無可疑也墨衰者中
國人知禮者當喪出入常服而我國則無見焉其既
鮮簡帙之藏又無博覽之功書籍中或有明言制度
之處而亦未之考何敢妄言乎今人或使子身行
之者此特出於情不忍全廢豈必據禮文而從事者
乎且今若必以常祀為正祭而行之則宗法為重衆
子孫斷不可主祭今亦當依使介子之文而居喪者
之稱使人行之者古無有定論則亦未知其果合於
情禮也有諸父代行則猶愈於使子身而不忍全廢
者亦所當然然在禮支子不祭則此亦豈可謂合禮

乎但此一事既有定論當可依行而其諸父子身代
行之事亦出於情不容自己則恐亦自當從宜處之
而据古守禮之君子一遵喪制又謹於奉先之義斟
酌深知其未安則如朱子前論而在所當廢也

答姜仲輔小牘

前論云云所謂非禮者指外物之交於前而言則其
發之內外不必論而豈必以性中所無然後知其自
外而入乎但制者物之謂也者此言則然矣視聽言
動即其外也而其制之者果何物乎且言省察在非
禮之時克治即四勿之事則省察克治亦豈耳目言

動之所為乎視聽言動既是在外者則四箴之就外
面做工夫處而言固不待辨說而知矣特言勿之義
如是耳諸葛司馬之諭及表裏交征本末相資之論
固是而下學上達之言則於此似不穩貼惟高明試
併思之必須面論可盡不必以旬外為期毛管一枚
略似謹復不宣

前見來諭高明之疑似在於此故鄙意欲以是報
塞而更詳後諭則有微不然者矣無奈只是高明
不得其當時所論只解勿字之義而致此辨論之重
復耶不然豈高明而真有疑於此哉必須面論可

盡其說更願勿遲其來何如

答對馬島主書

月課

使至承辱書得委動履迪吉殊慰殊慰且之下深惟
藩屏之義仰戴天地之恩自前歲以來連報事變益
勤不懈是於事大保小之道得矣酬勞之典在兩不
廢 殿下特賜其物若下以示嘉獎之意至於來价
並沾恩賚此足下尤極感激報效之無已也雖然貴
島專據形便之地實為海道樞轄凡寇盜之出入帆
檣之往來靡不由之以行邀截捍禦之功固易為力
况與賊情勢不相踈絕若能誨誘諄至處置得宜則

未必無聽順之理故去年之變議者或去貴島與有
責焉而我 殿下明見萬里知其必無是事優容舍
覆以至於今日爾繼是以往足下果能益篤忠順之
誠盡其方略悉力備禦無使片帆過海鯨波或興則
恩典之加自當復出等夷惟足一勉之不宣

與盧寡悔書

久聞公於整庵之說多所信服而不知其指意所在
心竊疑焉前歲中往來諸子或有以公意梗槩言之
者然能知公意曲折者鮮而亦有不足以及此者安
能解僕之疑而無所惑哉頃又見一齋則言公近悟

整庵之說之非云僕以為當今之世有望於此事者
唯公也始公之所以信服者何在而近日所悟乃以
朱子註解為正則無奈太晚耶僕於一齋之傳雖未
嘗無疑然亦未嘗不以為幸也今承簡尾所示又復
如此然則一齋之傳果非公之說也整庵既以人心
道心為體用則當舜之時果可有體用之說而若言
體用則先用而後體無奈倒了耶且至變之用不可
測兩言其於釋危微二字之義果穩貼而無所病耶
若果如是則所謂精之者何物耶於體用亦可着精
字耶是乃此學本源處整庵既云如此而今公之言

亦然整庵自信甚固積一生之力而得之公之所見
亦非吾輩之所可窺測僕則不如一齋之輕論整庵
者於此誠有深疑而不敢釋焉幸於人來曲折教之
不勝至願壬戌十月初六日工齋燈下草草

王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王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雜著

重刊養正編跋

三代既遠教豫之道無聞焉人之在幼蒙也為父兄者愛踰於禮養無其正始之以戲嬉欺誑終之以句讀文義喪其良心壞其德性質質胥溺人才職此污下無惑乎風俗之日偷而善治之不復也嗚呼雖無其教之行豈無其書可以維持此心使之處發而興起者乎顧人無有以是為念者可勝歎哉余讀養正編竊有感於心者久矣夫人之生也孰不知愛其親

而敬其兄哉然其劬勞之狀倫叙之篤則雖至長大
而能真切念省者蓋無幾焉今讀孝悌孝順之歌而
有不惕然警動者乎至於吳陳之詩箴文公之規訓
則無非進德之工夫為學之大端孫氏所編之意厥
惟旨哉勞以列邑無板本惟有志於是者或不知有
此書故乃命工壽之曰頒于鄉之子牙使知自勉焉
但余於身無所有不得如孫氏設教之為者是可愧
已時嘉靖紀元之三十四年乙卯夏四月下浣西河
盧禎謹跋

高靈世稿續編跋

靈川先生藉文獻之世挺絕特之資少與名公前輩
遊務自砥礪充之以學識發之為文章蔚然為當世
偉人推其緒餘足以鳴于大雅而黼黻國家之治矣
不幸方當盛壯之年即被錮謫晚雖暫試州縣其於
公之志業何有哉觀其為詩得之天分甚高格律秀
爽音節和暢趣味幽遠不為險絕奇詭之語而能蟬
蛻汗濁洗滌葷血殆不類東震氣習豈吟弄雲月學
為偶對者所可覲其藩籬耶惜乎公之事業既不顯
于時又無嗣胤以世其家况望其稿之可傳也哉余
晚獲從公遊辱知最深今幸待罪于秋城謀所以壽

粹則適方伯李公文馨聞而助其力旁邑若宋相公
純李錦城俊民梁玉川應鼎等亦皆資其費於是募
工始事閱數月而告訖遂移藏于泰山附于世稿之
後其以續編稱者所以別於元集也但公早有見於
實地不肯用力於詩文又性不喜著述故其可見者
止此而獨冠山之作為最夥焉蓋離親久謫羈窮抑
鬱乃入之情故不免吟諸詩詠而或多愁歎慨之
辭後之讀是篇者寧有不想慕其為人而悲時命之
不偶者也夫時豈加靖昭陽大淵敵仲秋上浣盧旗謹跋
書盧氏族譜後

盧氏之先出自黃之西河吾鼻祖國子進士諱裕避
賊戈始列宅于昌原之東村歷七八世吾曾祖叅判
公授室于咸遂字焉咸之有盧自此始厥後昌與咸
隔百里相復未嘗往還不知孰是同根於一人之身
而又無系譜之可考故又莫知其盧之有姓幾歷其
姓也禎托生百載之下未及承顏於先祖不能親稟
其世系嘗自歎曰在中國之人雖陋而賤隸尚有系
譜俾後我生者得有所考而况忝於鄉士之裔不能
詳識其所自出可乎時或拭淚獨慨不自己一日往
從父叅奉公舍因請閱所藏書籍偶得一秩乃譜盧

氏之系者而參奉公在世時所自錄成之者也其所
錄雖不能歷數其世系而於族派之分根支之蔓則
記之頗詳異日某親與某親相遇於百里之外者因
此可以知其初實分於一人之體而其終乃若是也
其必相親相愛之篤而孝感之心之可長也於是遂
請假手旋遍見諸兄因騰錄如右而又緬之以金與
鄭之系以示後之生者俾無余今日之慨焉其并我
為兄弟者後我為子孫者我同此而有所考其曰某
屬之親某宗之裔云爾者則必相篤愛之母或疎且
忘或時嘉靖丙申初春後孫禎謹書

書尊堯集後月課以下七首同

右尊堯集者陳忠肅公瓘之所著也始金陵之得志
也變更祖宗制度流毒天下而性又偃蹇驕恣私撰
日錄以記當時之事大率慢君右己肆為誣妄其罪
固已大矣及夫紹聖以來群姦并興憤疾元祐正人
協謀報復不遺餘力倡父子之說以逞忿忿籍紹述
之名以濟邪志惡司馬之力廢新法則欲毀通鑑之
版至以神考製序為少年之文怨宣仁之崇正抑邪
則倡以保佑不謹自作廢黜之詔或比之呂武猶以
為未也又復改修裕陵本史專以安石日錄為上愛

亂是非眩惑真偽搆捏增益橫加詆枉至有臣子所
不忍言者甚矣小人之恣行不道無所忌憚一至是
哉予時公以愛君憂時之志曠世絕物之學墳群邪
之得意闕國史之失實其在諫省也進日錄辨請速
修正其被竄合浦也又復作為此集深開誣妄搜摘
儉小之情偽表正君臣之大義紕繆者復真幽蔽者
得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善惡邪正之實而不復疑
然則是集之作其為世道扶持之助為如何哉大抵
是非之在人心雖百世不可誣也而道學不明習俗
靡靡一有當國之士鼓邪說而倡之則始怵於威福

終溺於見聞歲月既久流傳浸廣終至於是非顛倒
賢邪遂置貿貿焉莫知所之况國史之傳信方未乎
宜公之拳拳作書必為之昭雪辨明也惜乎以公著
龜之識廊廟之材不得少見於世又罹謔謗竄徙嶺
海之遠此集之作又為身崇窘辱困苦至不復忍言
讀史而見石械迫賚之狀猶使人扼腕投淚而不能
已何其遭時之不幸至此其極耶雖然公之所以勤
懇於此遂艱難之域必為此書而不自悔則固非以
此動其心而使當時善惡是非之實因此有定焉公
之志則為無憾矣嗚呼良史之不作久矣傳記之失

言者多矣倘有如斯人者時出而正之則庶幾謬誤
之不行於後世乎於是題其篇後而為之說云

書昭烈永安遺詔後

嘗觀昭烈之崩也遺詔敕太子其言曰勿以惡小而
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嗚呼帝之此言其見者誠高
矣夫人之情於其惡之小也則以為無傷而為之終
至於喪身償國於其善之小也則以為無益而不勉
終為小人積惡之歸者皆是觀夫水火之為物始雖
涓涓而其終也滔天焉穀於炎炎而其末也燎原焉
况山岳之高大者以其土壤之聚也河海之深廣者

以其細流之會也凡天下之物孰非由積而盛自激
而著者乎况人心之操舍不常而聖狂之分隨其所
嚮則為人君者可不審其幾微而知所用力哉故伊
尹之告太甲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斯言也唯伊尹能道之唯聖人能明之而
帝起於干戈擾攘之際其見識之高明至於如此則
非特聰明才略足以興復漢室而已必其天資粹養
暗與道合者歟其以壽夭為言者特以慰太子之心
也不復諄諄以大事者以浚帝非撥亂之才而唯孔
明為能任之也况國家之興亡由於一念之善惡則

大事之寄未嘗不在於是而於事丞相如父之言亦已盡之矣且其遺命諸葛之言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帝之於亮雖曰君臣一體無所嫌疑而自非其心曠然大公無一毫係戀之私者不能也後世之君有稱其賢而其立六子也至於泫然下淚則若是者何足以與於此哉倘使天假之年而復能輔之以學問則非但光復舊物克繼令緒而已其必為太平盛德之主而不可繫諸三代以後矣惜乎後帝不能戒惡之微而榮信姦回不能勉善之小而甘於庸闇卒以其國而不祀忽諸可勝浩哉

范仲淹答歐陽脩論不諫書

辱書責僕以不能亟諫晚譬明白論議慷慨欲其不負所職而使得自立於賢人君子之域足下之愛我誠多矣足下之責我誠是矣僕雖無似豈不知所感徵哉雖然僕聞忠臣之諫於其君也不唯以一時之沽直為安而必欲君舉之無過不但以天下之譏責為懼而必欲國政之無疵故古之人非不欲盡言而不諱也然其諫之也或以諷焉或以譎焉或以懇焉其為道也固已多端矣况天下之事不可易而為之道有先後時有可否政有大小體有緩急君子之任

其職也必揣摩審度思始慮終察其遲速之宜推其
輕重之分其言之必以漸其處之必有道豈可見一
闕事而哢哢不已聞一疵政而強聒不舍徒受盡言
之名而不能成吾君之義圖免百世之譏議而無救
於國家之患哉僕之意則誠有見乎此也大臣之譏
烏可得免乎有待之責亦所甘心焉耳當今之時天
下之事可言者多矣僕雖非直節之士其自處則固
未嘗不在於古人自除此職夙夜憂懼思有所匡救
以盡吾心而其未發者特機未至也慮夫周也足下
若知僕之用心則吾恐足下之不暇責我而憫我也

雖然僕雖不能朝拜官而夕奏疏何至為七年之陽
城耶徐觀僕之所為少安毋躁仲淹頓首

均田議

夫井田古矣固難行於後世也子張子曰貧富不均
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今欲使之一貧富而
使吾民無無并侵削之患則唯漢隋所議均田之制
為稍可行焉然則田可使之均而貧富亦可使之一
歟田固不可不均而不可狎均也貧富可使之一而
亦不可易一也大抵人情安於已然流俗狃於故習
今有上之人將興一事革一法雖明知其利之什倍

而欲為之則民莫不駭然以恠譁然不悅或至於生
亂今民之各私其田幾何時也執其券而為高曾之
世守焉資其業而為一家之青氈焉一朝取而與之
他人以連阡陌之富而使同於昔日無卓錫之貧則
民其安之乎其不至於怨且亂乎然則以今日之人
情習俗而知均田之決不可行也雖然法之古者皆
歸於時之已下而不可復事之便者一諉於勢之難
行而不能為則天下之務將至於廢弛不舉而法度
之義卒不可復見於後世耶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苟上之人先行仁政使吾民無

憾於仰事俯育之願行之以百年期之以一世則人
心其有不淑乎風俗其有不變乎然後審其利害可
否之宜不為群言浮議所撓奪毋惑近效毋欲速成
處之有道行之以漸而又必以誠意而將之使吾民
知上之所以出爾施令者皆在於利民便民而非以
厲民病民之為則雖井田之制可復而行之何均田
之不可為哉大抵上之所欲下必趨之從欲變移之
機捷於影響安有為君上者處置得宜而終於難行
者乎故始之以為不可行者非不可行也而行之之
機則誠在君上焉蓋亦深思熟慮觸其類而長之哉

調停辨

有宋元祐中宣仁臨朝群賢并進而熙豐舊臣以處散地爭起邪說以撼在位之人呂大防劉摯等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於是有調停之說焉嗚呼天下之理安有賢邪之并進而能致其治者哉夫君子小人之不相與久矣猶冰炭之不同器薰蕕之不同臭迭其消長相為盛衰一君子進則衆小人皆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皆退其不可與并立而有成明矣况小人之性必邀結朋比以援其類夤緣和附以固其勢如鬼如蜮千歧萬轍必至於勝君子而去之然後

已君子則挺身孤立直道而行難進而易退難親而易踈一有不合則輒奉身而退納履而去今以孤立直道之行而處夫明比盤結之間以務勝必去之心而沮難進易退之人則其勢必至於君子日遠而小人類進矣孔子曰遠佞人大學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則慢也聖人之斥遠邪佞其嚴如此故如知其人之不善則必去之非徒去之而必至於流放竄逐不與之同中國而後已夫豈為己甚矣誠以一近其人則其國必殆不可不深惡而痛絕之也自古及今何嘗有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賢邪混處忠佞雜糅和調

王漢集卷之五
十
均停能有以成天下之務哉况當是時也彼險人者
方在散地猶且爭起邪說以傾在位則一與之地能
保其帖然無後患耶以蓄積積憾之極而一朝起而
用事則其報復仇怨戕害正士之禍於何所不至哉
夫放虎而弔押引盜而納門欲其無搏噬之患剽奪
之禍寧有定理也劉呂二公等暗於學術而短於智
慮巧為自全之計而曾不悟異日之患嘗基於此其
計不亦深乎然則調停之說其是非得失之歸不待
智者而後知矣雖然二公智術之淺則然矣其情則
亦可悲矣當是時幸而太后賢明能聽蘇轍之說而

用之再以哲宗之為君而能保其朋於邪正不為所
惑乎姦險之人退居散地蓄憤既深積怨已極信然
歎嘆伺影款射者非一二日矣以後日紹聖之禍而
當時小人之情狀可想見矣二公之為此論者既不
能明於學術而默慮君心之未定目擊時事之難處
亦出於不得已焉耳不然則揚子王庭以正小人之
罪固君子之至願也二公之賢何至為此無據不可
行之論哉故臣平日讀史至此未嘗不為二公恨而
亦未嘗不悲其事之出於不得已嗚呼為人上者蓋
亦因是而有所省哉

奏

奏廣寧都御史某請遼東兵馬勿調赴薊州等處專力防備以禦寇賊之患

廣寧都御史臣某謹奏為備禦寇賊事該本年某月日欽奉勅旨節該廣寧地方既係山東衝要樞轄之處兼且密甯寇虜累肆猖獗其患不細係其承命前去撫綏有衆兼督軍兵觀其形勢量其機宜允所規畫任佸自處欽此遵臣於某月日前到該管外近據遼東都指揮使司呈有不記寇賊搶掠金州衛等處災燒廬舍殺掠人口回還等因得此

續據巡按御史呈准都司呈據海州衛等處守堡官飛報內前項虜兵迤向本處作耗殺傷人畜不可勝計漢兵單寡奔竄敗北等因得此除行各處營堡別加設備守禦外臣竊照秦虜醜虜委因邊圉失固敢肆猖夏之暴屠燒郡邑殆無虛歲攻劫城堡不止一方婦女被其搶擄頭畜在其囊橐里閤蕭條烟火一空跳梁之患無有紀極兇逆之鋒誠所難當且近年以來遼陽地中旱澇不時以致夏秋無以家之缺食老幼顛仆少壯流移民之生理最為寒心一有寇虜聲息輒懷奔避之計

皆無守死之心兵力單弱營堡頽塌以守以戰皆
難為力備禦之方誠不可以尋常籌也臣又昭自
來薊州地方迫近皇畿根本不可以不固腹心不
可以不衛每將遼東等處軍馬調發入赴委是祖
宗重內之深意竊念目今虜患不悛鴟張日喜遼
陽歲饑危迫已極雖專一方之備尚難支吾分
其徵發之煩勢無兩利大抵事有更張理難循
蹈豈可以全盛一時之規而一揀於後日艱危之
際哉如蒙乞勅兵部著落遼東等處軍馬先赴
薊州地方使之得專兵力以為一方之守備則

庶幾寇虜之禍可弭而邊維之患或息緣係備禦
賊虜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

論

死病無良醫論

論曰天下之患不在於勢難救而患在於無其人以
救之不患夫無其人而患在於不能聽其言而用之
苟能得其人而用其言用其言而盡其術則勢之難
易非所問也患之大小非所憂也烏有難救之禍不
可為之事乎今有人疾在臟腑而藥不可施氣已薈
然而飲食亦不得下則其勢可謂殆矣然特患其無

醫而不善救諱其疾而忌醫之來耳苟能迎天下之
善醫而使診之聽用其言而盡其術妙則必能知其
受病之源而施其方補其元氣滌其腸胃開其痞塞
次第而治之安有死止不可救之理乎臣嘗考諸史
死病無良醫魏孔斌有是言也當是時也斌聘於魏
陳大計不用而去出而視山東之國皆弊而不振三
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皆屈已服事之不暇
而魏之君又藐然於吾之陳計則天下之勢岌岌如
垂死之病已不可為而斌之言誠可信矣然斌之當
初就聘也豈不知天下之勢將并於秦而猶且進焉

改變罷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而又
至於屢陳大計則斌之意豈誠曰事勢之難救而無
可為之方乎及其不用而去然後有是言則斌之意
可知矣伊摯在夏而夏國不治呂望在商而商蔡日
衰孔斌在魏而魏國見并則豈其無其人乎也哉唯
其不能用其人而聽其言耳然則病之將死而謂良
醫不能施其術國之將亡而謂良臣無所效其力者
臣不信也故為人君者當衰季之世勿以其勢之難
為而廢其自強之實勿以其事之不可救而怠其政
事之修迎天下之賢臣而盡禮之信之篤而任之專

諫行言聽使得展布四體盡其智術則四境之不治者可以治之外侮之方張者可以弭之民心之離者可以合之國勢之殆者可以固之夫焉有危而不能持弱而不可扶者哉論天下之事者若以時勢之難易而為用力之怠勉謂病之將死而無良醫國之將亡而無良臣則是沮人君用賢之誠而廢忠臣憂國之心也將何以為勸哉昔魏太子死用扁鵲之言而蘇齊桓侯病不用而死夫病不信醫則雖良醫無所施其術國不任賢則雖賢者亦將如之何哉如此而謂死病無良醫亡國無良臣其可乎哉雖然天下之

事貴乎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苟至於勢不可為而無下手之地則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夫疾在膏肓而不可救則雖良醫亦或望而走之為國家者恃其有可救之道必待夫頃殆抗隍而後為之用力則亦或無及於禍矣故善養身者必審微而預防能於病之不深而治之使不至於危善治國者必察近而慮遠能於國之不殆而圖之使不至於亂為人君者何不以是為戒哉大抵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而不忍不為之下藥孝子之至情也豈可謂病之將死而廢其救之之方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前聖

之所戒而錄之於詩則豈必待患生而後救亂極而後圖之乎故臣於此為之言曰人君之治天下也能先事而戒能弭患於未然則可也忠臣之事君也不曰未如之何而廢其扶持之力則可也臣謹論

記

遊長水寺記

嶺之南山水之勝甲於東方其巍然高而秀者頭流為之最氣積而聚屹為巨嶽故靈區神境亦多有之列郡之苟近於其側者皆以幽勝著山之北咸之郡專據焉咸之與林境相屬也故林之為縣亦有勝聞

焉縣治之西遠有東西兩峰相峙自德裕迤邐而至蜿蜒十許里間環屈而窮焉為一洞府其峯之稍拔而峻者智雨山也山之下有水源源逶迤蜿蜒屈至一處絕壁千仞飛流奔瀉宛然如千尺脩練自天而墜者瀑布也瀑布之下雪浪翻蹴噴烟泄霧白氣射天懽不可窺者龍湫也由龍湫抵谷口巖石平鋪溪流曲折琤然作響在在皆是龍湫之上有一巨剎曰長水梵宮禪寮金碧眩耀觀遊者咸投此而盡賞焉其南偏搆樓三楹下俯巖湫老樹數十株扶踈絕崖登而窺其外則恍乎其天漢之下垂也異乎其白虹

之映空也深潭泓黑巖竇恠奇可驚可愕殆不可狀
故旁郡之稱山水之美者必歸之智雨而評諸刹之
勝必以長水為首然地仄而宅幽文人儒士多不識
其勝自遠而遊者罕至故名亦不甚著焉余家濫水
之東濫之流即龍湫其源也自 遊學于是山無
歲而不往嶺猿山禽往往多有識面者厥後塵埃汨
沒足跡之不入于巖洞者積五六年餘莫鮮之遊觀
燈之會常往來于懷也伯氏曾遊洛下去壬辰始家
于此余每說智雨林泉之勝則兄亦願為之遊介介
不已者久矣今年春余自湖南來伯氏已謀諸從兄

景應氏遂有決焉之計一日引余而諭之曰物華方
殷薰風新至探勝林泉此其時也况山花未謝新綠
正肥今不趁節而一遊則溪山宥頭獲賞無期矣爾
其盍為我前導余拱而對曰是吾志也 邀

二從兄大綏

景應氏亦偕焉因策馬而行遂

憇行五六里至所謂沉菜壘巖石裡

由巖鐸

而流噴放有聲舊有石凹呀然周曲深可一丈所謂
沉菜壘者也諺傳有僧覺然嘗住是山積菜於其中
淹以為菹以自供故云然今則沙石填塞水繞儲數
斗乃傍近村氓備孺子之匍匐也俯流而息飛雪濺

面徘徊乘勝久而乃行日已晡始抵寺前小立自沉
象龕巖至此路皆鋪石狀若齒牙往往谷水津溜磴
礧崎嶇歷阻極勞憊有新徑一線細分林莽間截龍
湫下流以連于寺問之云去歲之旱太守親祀于龍
湫令寺僧剪荆而通之以便其往來者也遂由之而
行以及溪口距龍湫纔十餘步溪心巨石嗒呀水亦
洄瀄其中稍深可屬余所乘款段羸甚跌之石罅幾
至顛墜賴蒼頭抱持僅而獲濟然自靴帶以下猶濕
遂登岸去其濕訪諸兄所之則已至龍湫下矣披榛
翳倪伏以入各占小石以坐蒼崖怒浪震蕩依舊但

澗旁四面硬石填積矢黝黑矣問之則云乙未之雨
崩崖折岸勢至此故然俄而僧法崇來迎後者先
至而道行也伯氏樂之甚顧謂余曰昔日居閑甬每
擬龍湫之奇奧余雖心知其勝視之亦不過鋪張訛
談豈料 笑頰 塔當庭 頽圯若將墜
舊矣居僧六七輩來合掌皆素往識面或亡或徙
大半不存矣僧堂之東有記釘于壁李氏所撰昔有
尚書朴公習者錦還是鄉遨遊山水間卜建精舍于
此目願堂寺之有搆始于時厥後鬱攸為災狐兔所
冢者積有年紀有浮屠學了偶尋遺址首其事而創

王溪集卷之三
十一
焉法崇道琳等續其功而續之不闕歲而斷乎為請
而叙其顛末但恨空門不好事為後人者力弱不能
鑿印永壽使蒼色淵光之文祇為湮沒良可歎也覽
遍因就律堂前廊倚檻而息少選由北壙而出稍西
迤抵屑玉潭怒流迴繞巖間碎瓊濺雪落而為潭方
石鋪底中稍呀然而受水有如造物者巧刻而成之
者潭舊無名尹上舍寧嘗遊于是遂標以今號其稱
屑玉者豈非取其流之象歟潭之兩崖巨岩才起舊
有大木橫其顛為略約以徃來于玄水浮屠諸刹而
今無之雨淫虫噬寺僧不更修復也自是潭一皆巖

石鋪之平潤廣行聯綿一里間半巖有斜泐水汨汨
而由之跳珠振露流而為瀑布僧言龍湫之上舊無
魚蓋巖崖懸絕魚不能上下也鄭先正汝昌為倅于
縣徃來是山取紅鱗數隊舍于此殿後畜息以蓄游
魚澱澱潭底至今為遊人好事者之愛玩焉余嘗遊
學于此與二三年少日餌取之以為山盤之供也噫
吾其盡之矣先生以博施濟物之仁屈為小縣能使
一境之民獲蒙煦濡之惠而又繼而及物置諸咸若
之地其一段方寸底意思誠可尚者矣余亦天地間
一圓方也而懵識之與群恐殘仁澤之所遺者耶山

川有知必怒余而不赦矣有頃小沙彌來報厨具遂盥洗漱齒以入仍就東編廣堂安焉歲久漫漶塵籠窓壁間蒲團床枕亦皆壞漏不可處時適雲陰山月韜彩余六人枕藉暗室齁齁而睡壬戌黎明而起但晨舖又由北牆而竹絕肩玉潭上遂渡及岸岸口有草廠倚流而構蔭茅半落風雨中有巨砧伏其下引流而注其尾乃供佛時舂杭者也今而廢久杵臼半壞糠粃已成土矣行百許武至浮屠庵碧草盈砌寒塵蔽室只有金泥一軀埋沒榻上東壁有覺然畫幀為風雨所拂跟肘已脫去矣垣外有巨塔數層然師

頭骨藏于是庵之得稱取此云余嘗遊息于育水寺往來於是庵當此之時畫閣新峙碧棟雕甍輝映林木間緇流牧豎之歷矚者莫不駭異歎賞而自癸巳迄今纔閱五寒暑矣破窓壞壁豈料重尋於荒涼蕪穢之鄉矣此雖吾家所欲廬者細思物理顧所咨嗟殊有慘然意思坐久移籌日已卓午遂出寺西轉訪育水寺外牖深閉下鑰甚牢令從者由東郭郭戶而入啓之香油瓶錫俱在榻案間若有人居而周顧寂然無聲者矣起訝方久有州童自長水而至問之云有一髡留居而採山不還矣嗟夫癸巳之歲緇徒雲

集是刹唄音梵語響振林谷而不出五六歲遽見殘
毀破缺之皆是殊可愕已不特此也其餘普濟樸朴
諸刹亦皆空廢無僧噫此山獨何其落莫耶抑為邑
者將人其人廬其居使變於夷者盡化為耕鑿之氓
耶其必有之者矣東丘有老槐翼然垂蔭可坐而息
拄杖憇其下久之捨羅漢堂堂凡三間亦無僧有羅
漢數十軀環坐榻上皆塑像也眉目鬢髻宛然可識
而奇形異狀不可悉視遂出即行遵前路歷肩玉潭
抵龍湫上流缺巖隆然而止于此水激而下匯為小
湫狀窪樽極深黝不可近巖裡鋪連而四周巨四面

流之下者必勢湧而行僧云龍湫巖底有潛竇空洞
直通于此神物所蟠處乃剔峇題名于巖腹遂書崔
學士狂賞疊石吼重巖之句於其尾有龍臺在瀑布
東崖值歲旱祀于此別累小石填沙土以為高太守
親祀時所修者也因臥坐巖間命取酒而來寮主云
今日雲氣霏微天將有雨微興半投遷恐未能盡此
閑賞也盍亦早為之圖乎余等曰碧石精磯復添晚
雨烟景是天做吾儕十分清興也今以沾濡之苦而
拋此奇賞則得無燒琴煮鶴之歸乎遂坐不起僧亦
不能強即出盤飴以供山肴野蔌亦皆可啖有頃小

五言集卷之五
三十一
奚取纖鱗一貫而來揚鯉吐沫殊其可喜命灸之以
進蒼巖峻峯峭崿前峙霜濤雪浪交墜半空振搖地
軸隱隱然入耳益為奇也相與行行而笑一以劇飲
為量無復有屈伏退讓之態焉酒半伯氏稱酌而言
曰安得君輩卜宅山趾遨遊巖谷這裡勝像獨取為
已有使造物者怨歎已而泪壺將傾青山黯然醉眼
矇矓細雨霏霏八面甚可樂也遂扶携而入初昏畢
會住僧命作梵音香烟裊裊鍾磬鏗轟緇衣回旋佛
榻前余輩相環而視之醉裡狂興殊為可笑癸亥晚
日閱光山雨成泥諸兄皆默慮焉余曰三日觀遊未

謂擬賞今而忽雨是山靈不污吾儕而故留之也又
何躁焉俄而雲翳消散崖谷明朗遂步穿苔磴渡石
砑抵岸蓋懲往時顛躓也既及谷口追想昨日清遊
徘徊眷顧如別佳人而有不能釋者焉至栢吐溪畦
網鮮坐石間酌數杯而返嗚呼地必因人而勝故山
陰之蘭亭使無右軍不過茂林脩竹而已黃州之赤
壁使無東坡亦不過高山大江而已不特中國為然
也其在東區則陝川之伽倻使無學士亦不過丹崖
蒼壁而已曷足以名後世耶今智雨之勝其青嶂之
淨秀瓊林之列植雖有讓於伽而白石清泉宜於遊

行則雖儼亦退縮之不暇矣苟有如孤雲者倘伴棲
息於其中則蒼溪翠壁騰瀟文字為騷人墨客膾炙
之資而寥寥千百載間仙曹逸士之眺賞者蓋寡又
聞其勝而心想神遊者為尤少使清幽奧邃之境泯
沒於宇宙間夫豈山之不幸歟况余輩既不足以增
重是山而偶偷時閑縱得勇往一賞未幾復措於塵
龕間塊然昔時一形骸也良可歎已但余髮未種種
遊歷于此纔閱五稔而所及於目者有變移所感于
懷者亦隨以不一未知他日雲林石泉蠟屐重尋則
所及於目者幾何其變移而所感于懷者又幾何其

不一耶是不可以不識也既遊之五日迂齋書

先生自
號之一

序

司馬齋題名錄序

吾鄉素稱文獻之區凡自鄉而外於國學者立司馬
齋之號蓄貨帑以資其費隸徒夫以供其役講信於
春秋而相保於吉凶其一鄉斯文之美意何其尚哉
第恨會游無其所常僑於他宇記名又闕其案在後
而無可徵余每與同志者歎焉既而自思曰營度在
吾儕力微誠無所容其謀錄案則顧前輩未遑耳苟
一日有志則可不煩而就焉今之中外庶司皆有題

名記所以徵于前而傳諸後也今此司馬之齋雖非
百司之比亦吾鄉斯文之一好事而今之參于是者
皆一鄉之先輩也後之迹于是者亦一鄉之後輩也
其間又有後裔而踵其祖先者焉如是而可無題名
之案使之沒焉無傳哉世逝人遐不能盡記始于宣
德丙午之榜以迄于今凡若干人緝此來者雖千百
人亦當續書傳之不朽也若夫備繕館宇大張其規
模則又諉夫後之有力者勉焉時嘉靖庚子夏抄下
澣西河盧禎序

策題

問學術之醇疵係乎師門傳授之如何耳遊於聖賢
之門而親炙之者宜其所學必正不畔於道矣而多
不免有疵何歟洙泗設教不可尚已然而孔子既沒
弟子分處列國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至
於子夏之學再傳而為莊周何歟其在孟氏之門則
無一有推明其道者其教有所不足而然歟兩漢隋
唐之間非無師弟子之講授而其於道略無毫髮彷彿
者何歟至于趙宋運開文明周元公不由師傳默
契道體卒得二程先生而授之以續夫千載不傳之
緒可謂盛矣河南之教一以居敬窮理為主且若可

以無弊也而當時及門諸君子率皆滯於禪學至於
親承嫡統者亦不免有是病何歟考亭夫子憂其若
是其教必使先明義理辨析毫釐使不迷於入德之
方宜亦可以無弊矣而其門人又復繳繞於文義講
說之間至有朱門末學之弊之譏者亦何歟將學術
之弊如忠敬文之相承自不能無失而然歟抑師門
指授承揀之方猶不能無偏而然歟其後有論學者
曰朱子主道問學象山主尊德性其說一行其流波
至于今日而愈盛中朝之以道學自名者多主象山
而詆謗朱子朱子之教果專於道問學而遺其尊德

性者耶其亦以當時學者支離於言語文字之故而
乃至於是耶惟我東區積德百年文教休明然而學
者果無曰師曰弟子云者則其流弊之有無不足論
矣雖然聖賢之道具在方策求之則自有餘師何以
則能不失聖人之旨而又無流於異學之弊歟諸君
子潛心道學久矣其各以平日所講明遵守者著之
子篇將以觀其所得之淺深而為之進退焉

玉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元集終

